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于达先生口述历史

访问 张朋园 林 泉 张俊宏
纪录 张俊宏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于达先生口述历史

访问 张朋园 林 泉 张俊宏
纪录 张俊宏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达先生口述历史 / 张朋园, 林泉, 张俊宏访问;
张俊宏纪录.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ISBN 978-7-5108-1820-2

I. ①于… II. ①张… ②林… ③张… III. ①于达
(1893~1985)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2972号

于达先生口述历史

作 者	张朋园 林 泉 张俊宏 访问 张俊宏 纪录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8.5
字 数	8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820-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

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3年5月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

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有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谨识

一九八六年元月

前 言

这一份稿子，是本所访问于达先生关于胡宗南将军的回忆，时间大致限于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在这一段时期里，于达先生是胡将军的参谋长，胡将军由第一师师长而第一军军长，大部分的活动在陕西、甘肃和四川。第一师进入西北，使命是“围剿”共产党，因此这份稿子的主要部分可谓之为第一师与共产党作战的纪录。

于达先生现年七十四岁（生于一八九三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可说是北方系统训练出来的将领。他早年的军旅生活在浙江省，从民国二十一年担任胡宗南的参谋长，转入中央军系统之下。但他似乎并不得意，一直都是幕僚职务。在他的谈话中，保留和顾虑很多。不过，他对于胡宗南在西北和在四川“剿共”的这一段回忆，颇透露了一些“剿共”成败的关键，尤其他谈胡宗南与杨虎城之间的隔膜，二十四年松潘之役，可谓之本稿的精彩部分。

于先生在台是以中将退休。

一九六七年六月记

目 录

弁 言 / 1

前 言 / 3

一、胡宗南年谱的编纂 / 3

二、前清军事教育介绍 / 6

三、我所受的军事教育 / 9

（一）浙江陆小 / 9

（二）军官预备学校 / 10

（三）初入北洋部队当入伍生 / 11

（四）进保定军校 / 12

四、民初的浙江军队 / 13

（一）浙江军人的出身 / 13

（二）浙江二师的分立 / 14

（三）北洋军和浙江军 / 15

（四）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军事观念 / 16

五、杨善德及浙江的援闽军 / 18

- (一) 浙军的叛变 / 18
- (二) 援闽军的派遣 / 19
- (三) 援闽军中辍 / 20
- (四) 采鸦片的纠纷 / 20

六、孙传芳归并浙江军 / 23

- (一) 浙江第一师败于孙传芳 / 23
- (二) 孙传芳收编浙江军 / 24
- (三) 浙军拦截周荫人 / 25

七、由北洋军参加革命军第一师 / 27

- (一) 第一次负伤离开浙江第一师 / 27
- (二) 首次参加革命军 / 28
- (三) 薛岳辞长第一师 / 29
- (四) 初次见胡宗南 / 29

八、脱离第一师佐白崇禧 / 31

- (一) 亲赴洛阳联络冯玉祥 / 31
- (二) 这个人坏得很 / 32

九、从西征到北伐的完成 / 35

- (一) 讨伐唐生智 / 35
- (二) 平江的阴历年 / 36
- (三) 由西征到北伐 / 36
- (四) 脱离蒋白恩怨 / 38

十、由陆大到南京的一段回忆 / 39

- (一) 阎冯叛变 / 39
- (二) 黄袍加身之谜 / 41
- (三) 扣押胡汉民 / 42
- (四) 陆大结业 / 43
- (五) 疏散洛阳 / 44

十一、回第一师当参谋长的缘由 / 45

- (一) 第二次见胡宗南 / 45
- (二) 周亚卫的一席话 / 46
- (三) 当参谋长的条件 / 47
- (四) 就任参谋长 / 48

十二、由安徽到湖北的“剿匪” / 50

- (一) 第一师的特别党部 / 50
- (二) 由江西到湖北的“剿匪” / 51

十三、中央军与陕西军人的齟齬 / 53

- (一) 入漫川关 / 53
- (二) 火车岭 / 54
- (三) 杨虎城的代表 / 54
- (四) 胡杨间敌意的形成 / 55
- (五) 第一师行军及宿营的程序 / 56
- (六) 胡宗南和赵寿山间的误会 / 57
- (七) 第一师和陕西军的冲突 / 59
- (八) 第一师救甘肃 / 59

十四、甘肃的整训 / 64

- (一) 甘肃的禁烟 / 64
- (二) 鸦片的抽法 / 65
- (三) 甘肃的风土民情 / 66
- (四) 西北军官训练班 / 68
- (五) 成立骑兵团 / 69
- (六) 胡宗南的外交 / 69

十五、初入四川 / 71

- (一) 广元之役 / 71
- (二) 松潘独特的民风 / 73

十六、松潘高原的防共大军 / 76

- (一) 国共双方在四川会战 / 76
- (二) 攻平武 / 77
- (三) 入松潘 / 78
- (四) 大军的部署 / 79
- (五) 庞大军队缺乏补给 / 79
- (六) 四川的民心趋向 / 81
- (七) 民心归向之道 / 81
- (八) 藏人的宴席 / 82
- (九) 毛儿盖之役的“防堵”失败 / 83
- (十) “防匪北窜”为中央在川之任务 / 84
- (十一) 毛儿盖失败原因的推测 / 84
- (十二) 毛儿盖及上下包坐失败的检讨 / 85
- (十三) “匪”北去之后毛儿盖已无价值 / 86

(十四) 松潘置重兵而不用之迷 / 86

十七、国军部队用人的风气 / 88

十八、上下包坐之役 / 89

(一) 置重兵而不用 / 89

(二) 失败的原因 / 90

(三) 善后 / 91

十九、胡长官升任军长 / 92

二十、上海防卫战的检讨 / 96

二十一、离开胡宗南 / 98

附录一 / 107

表一 第一师移驻武进附近之全貌 廿一年四月 / 107

表二 第一师移驻陇南后之全貌 廿二年六月 / 109

附录二 于达先生小传 / 112

访问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至六月二十七日

访问地点：台北县永和镇复兴街二十八巷六号于公馆

访问次数：共八次

访问人：张朋园 林泉 张俊宏

纪录整理：张俊宏

一、胡宗南年谱的编纂

前年，胡宗南夫人在嘉义请了两桌客，要我们搜集资料，替胡宗南先生写战史。席间除了胡先生以前的参谋长外还有赵龙文先生和王微先生，胡夫人请他们二位负责起草，余纪忠先生（征信新闻报发行人）则愿意提供经费，刘安祺先生也愿意提供部分经费。但是大家商量结果，认为战史不能写，因为战史的编纂一定要有正式的作战命令及地图等材料，不能只凭记忆，更不能凭空想象。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写年谱简单些。各位参谋决定以自己任内所想得到的、记得到的，加上查问在台的团长、旅长等等，将经过写出来。

胡先生的参谋长中，在台湾的我是第一位，大家一定要我先写。平日写东西都觉得无所谓，写这东西却觉得很困难，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等都容易忘记，得经过一番查考。写出来后才发现问题多得很，有问题的部分，我和诸位一样，也去访问各旅长及旅长以下的军官，有的还不止一次地写信去查询。这样经过两个暑假，直到去年二月，完成“胡故上将年谱资料稿”，我是第一个交卷的，他们几位有的交了，有的还没交。

年谱初稿是王微先生一手编的，有些地方都是凭记忆，不是他经手的事他也不清楚，所以我和这份初稿有些地方意见不一致。

譬如说，初稿中记载共产党徐向前的部属蔡升熙是二十一年在陕西凤凰咀打死的，以我的推测，这记载不确实。假如蔡升熙此时打死，则徐向前不会在民国二十四年广元失败，攻打宁羌后，才匆匆把宁羌县改为升熙县。假如要纪念蔡升熙，三年前就可以改地名，不必等到三年之后。这点将来在共产党的战史中或可以考证，此其一。

第二点，西安事变，我们这一军打得不好，有些人和我讨论不能这么写。固然，身为胡先生的部属，把胡先生写得好像一文不值是对不起他的。但我的意见不是这样。当时，张学良实际上已和共产党勾结好了的，蒋先生到西安时，我们已经到了将败未败的地步，共党主要人物潜伏在杨虎城家，杨家的电台是直接通延安的。是时西安“剿匪”总司令是张学良，绥靖主任是杨虎城，我们整个计划都经他核定，因此共党也原原本本地得到我们的情报，我们每天的行动他们清清楚楚，我们怎么能不失败！当时失败的不止我们一军，连蒋委员长和众多将领都上他的当，何独胡先生一人？失败的责任并不由我们一军单独负担，我们整个都垮了的。和共党的关系，以杨虎城为主，同时共党在东北军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共党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联合抗日”，这是很动听的宣传，因此东北军要联合共党以抗日。

此外，东北军的家都沦陷了，他们既不愿“剿匪”，又打